5.6.78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PL 2698 T35 1681 v.3-4
T'ang, Shun-chih
T'ang Ching-ch'uan chi

East Asia

v3

LIBRARY
APR 12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8
T35
1681
v.3-4

唐荊川集卷之四

武進唐順之應德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書

答顧東橋少宰

順之竊聞昔人以名譽不聞歸過朋友者謂其實溢乎內而譽不副之者耳非謂本無可以致譽而朋友爲之賁飾以私於其好也沈别駕至辱賜手書奉函驚愧竊不自知所以先容於左右者開函讀之乃知以陳王二友之故明公過信而不疑耳是二友無乃私於其好故忘其醜而飾成其所長明公亹亹好士

故博取於朋友之譽而不暇究乎其實也然在僕何敢當也僕自爲諸生時得明公之文而讀之雖不能窺其精意然竊嚮往焉及從游薦紳間又獲聞明公高誼傾海內而求士甚於士之求公且不在古人之後則心益慕之然蓄之數年而不敢通姓名於左右則亦有說夫玉工好玉則琨吾于闐之產非不欲盡而收之然有所不能收者碔砆耳瓊瑰碔砆亦莫不欲自獻於玉人之前然而有所不敢獻自知其爲碔砆耳僕迂戇無能人也過不自量嘗從諸友人學爲古文詩歌追琢刻鏤亦且數年然材旣不近又牽於

多病、遂不成而罷去、及屏居山林、自幸尚有餘日、將以游心六籍、究賢聖之述作、鑒古今之沿革、以進其識而淑諸身、又牽於多病、輒復罷去、旣無一成、則惟欲逃虛息影。以從事於莊生所謂墮體黜聰。以爲世間一支離之人。耕食爨飲。以畢此生。而不敢有覬乎其外。蓋亦所自量者審也。又何敢以求知於左右也哉。即使朋友欲爲僕文飾計亦無以過於僕之所自量者矣。不知二友之所以譽僕於明公者何語。而明公又何從而過信之也。此僕之所自愧且懼而不敢當也。伏惟明公與世卷舒。向也遵晦丘園。時也。於公

一不以爲損及出而秉鈞軸時也於公一不以爲喜然而海內之士於公之退處則皆眷焉望其復用及其既用則皆望其秉鈞軸及公之秉鈞軸則皆忻然以喜何也僕竊觀聖人繫易于否泰初爻皆有彙征之說焉至於泰之以隣否之疇祉則皆繫之於四四者大臣之位近君而任重者也近世之士愞熟猥巧之習日工而羔羊素絲之節或衰矣而任重之人所指以爲才且賢者又往往在彼而不在此葢士習既然而示之以好惡者則又然何怪乎靡靡一風也是以雖清明平泰之世而包羞匪人或不勝參錯乎其

王刻篇末尚有三句

間雖否泰之幾未必繫此而士習隆汚則亦可知必有大人君子任當世之重以身範物離祉其疇以長君子之道而默消陰邪彙征之氣此海內所以致望於明公而非明公不能赴海內之望也則如僕僻處山林亦將拭目以觀盛德不徒爲知己之私感而已迂疎病廢之人本不宜開口及世事縱言至此恃明公之知也惶恐惶恐前辱雄文垂示此明公所以誘誨僕者至深也謹拜教艸艸

夏鍾日士習之汙隆關係世道之否泰大臣之好惡關係士習之汙隆非其人不宜以此言進先生所以致意于陳橋公也

答張甬川尚書

順之麤頑非畜德之器迂疎非適用之才徒以麤頑近乎質木迂疎類乎澹泊以此幸不見絕於大君子之門自入山中稍欲收斂精神擺脫習氣庶幾少有所聞以酬宿志且以不負長者拳拳教愛之至意而間靜中轉見種種欲根起滅不斷雖暫隨氣機歇息終非拔本塞源工夫益覺實病之難除實功之難進也承教中庸不可能乃在聲臭之表此喫緊要言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中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工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

欲之間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酢云為
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緣忽不盡
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棲心虛寂亦是未離乎聲臭
也明公之致力於道而自得之也久矣而猶云老且
望洋日有愧嘆此豈明公之過為避讓哉葢常存不
及之心而後可以言戒謹恐懼而後可以閑未萌之
欲古之聖賢所以競業此心至老益殭類如此也放
失如顛之輩竊因此更有省矣承示欲修飭武備此
（古今人通病）
明公為國家之深慮也世人作事較計成敗利鈍畏
首畏尾自為之念重而任責之意疎所以弊多積於

循襲而事每牽於掣肘以明公之素望與其素養居其位而行之因則因革則革誰能撓之雖然武備其一事也昔周命周公畢公以東郊之治欲其彰善癉惡以淑人心至於世變風移而後已今之民風士習其淪胥抑可知矣而畿甸爲尤甚此俗吏之所謂迂緩而有識之士所爲深憂而懼無以善其後者也然而明公今日之任周畢之任也且夫東郊雖周之東都也而實染殷之餘風者也經周畢而一變其俗況南都固祖宗之所肇基而風動之者也以明公之素望與其素養居其位而行之明示好惡提醒人心而

挽之禮義廉耻之域使四方之有風俗自畿甸始畿甸之有風俗自明公始非明公今日之責而誰望乎闔太夫人已就養是明公入則承歡於內出則宣力於外其承歡於內也益所以蓄其效忠之心其宣力於外也益所以推其養志之施葢兩不相妨而交相益也此深可爲明公賀矣養齋翁考滿歸遂欲乞休但山林中得此翁於鄉俗極有益仕途中又少却此翁爲可惜耳然其意已決矣趙兄相違問書頗稀羅兄則時有書承念及敢復諸惟台照不宣

夏鍾曰首半篇不墮講學障後半篇議論局面俱大

與王龍溪郎中

世人之不能不疑於吾輩也久矣、近有士夫自浙中來者、云及吾兄、以佃奇之故、使憲司有言、且云兄以寺地據風水之勝、欲作令先大夫墓地、上官某人者旣予之矣、而憲使持之、故若此紛紛也、僕聞而竊嘆、以爲如兄安得有此○此乃傳言之誤耳○不然○則必俗吏欲汚衊善人○託爲此說○就使非傳言之誤○非俗吏欲汚衊善人○則在兄○必自有說○固不敢以世人之疑吾輩者○而亦疑兄○姑笑而置之○不欲煩諸齒頰間也○旣又復念以爲孔子以詩禮教子○而陳亢疑其異聞○

孟子不見儲子而屋盧子以爲得間古者師友之間旣洞然肝膽相信矣而亦若不免以世俗之疑相疑者何也無乃故爲迂其問以剔抉聖賢之隱曲而白之於世也乎今僕幸得兄之間而可以有請安知兄之隱曲不因以白而僕亦冀有陳亢得三之喜與屋盧子之悅者乎且夫人之意兄者則曰兄之請寺是世人之請寺已兄之狥風水是世人之狥風水已而僕之意殊不然也夫兄爽朗超脫得之性成僕每竊嘆以爲郎使兄不學不知道亦當作物外高流如弘景和靖之徒絕非食烟火輩人而或謂其請寺以自

薦改薦

便。占風水以規後蔭。此眞坐井之見。且不足以闖兄之藩。室乎兄之不屑與較也。然而兄之爲是。必有說也。僕竊觀於兄矣。惟兄薦於自信。是故不爲形迹之防。以包荒爲大。是故無淨穢之擇。以忠厚善世不私其身。是故或與人同過而不求自異。此兄之所以生深信深慕於相知者。亦所以生微疑於不相知者也。寺田出上官之子。何必固郤以爲潔。風水有事機之便。何必固避以遠嫌。以是闖兄。或者得其藩乎。然僕竊以兄之意。亦稍偏矣。孔子惡行怪而愿人亦譏其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大曰同乎流俗。則非其自流也。

特同之耳曰合乎汙世則非其自汙也特合之耳其設心亦豈不善而聖賢甚以爲不可者其說不可知也且夫本以包荒忠厚而其影或近於愿人此僕之所懼也然則世人望影而疑亦何怪歟古人有放君而伐之者而人不疑其富天下有放君而又反之者而人不疑其專蓋古人舉大事冒大不韙而猶不蒙人之疑如此今吾輩出格作一小事而人已群然疑之雖古今人眼孔不同計亦不應如此隔絕也毋乃不邇不殖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古人乎不顧不視不取不予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

古人乎且夫以湯之聖宜其脫然於聲色貨利之外
也而秪曰不邇不殖眞若聲色貨利之足以移湯而
湯眞若與聲色貨利之相持然者何也以尹之所樂
者堯舜之道也而秪銖稱寸量於一介取予之間若
硜硜小人然者何也兄所論伊川金楪子之說以此
施於點檢形跡之人則爲對病要藥矣向非其人則
如以蓍參治肺癰藥豈不甚美哉以助火而長病也
向時諸友所處陽明老先生家事或者造爲玉碗之
謗此言極俚鄙可笑宜不足以紿三尺之童子然王
僉事竟以此解官去有志者至今痛惜之夫毀譽利

害不足計然得無吾黨亦有過乎苟非過於自信而疎於事情無乃所謂素信於人者之未至耶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則工夫日緊日精至於已日乃孚是人之疑我者所以精進我也兄意其以為何如然僕非敢謂此言可以少裨於兄亦將以叩兄之隱曲而得聞所未聞耳幸亮之

夏鍾日聖賢學問只是事事反求諸已於朋友只是善相勉過相規此書句句藥石

答王南江提學

奉別經年不能通一字以為率然道離合問無恙之泛語既不宜施之於兄而思竭其疲駑以效一言之

獻、則又茫乎其無所得、故遂鈌然至此、又復以爲既疲駑無以自效、而有數字以道離合問無恙、亦足以通殷勤而舒繾綣之懷、不猶愈於經年無一字矣乎、故於李君使者來、艸草作此、大抵所謂率然之泛語耳、然僕竊誦吾兄前後見惠兩書、知吾兄痛懲既往之悔、直欲洗刷腸胃、不肯若世之蓋頭換面作好人者、至於用心獨苦處、則雖兄口不能自言、而僕於筆札間、亦稍窺見焉、未嘗不撫然而嘆、以爲兄之力能自振拔如此、兄之不自護如此、即使僕竭其疲駑而有以自効、亦何所加也、人心存亡不過天理人欲之

消長而理欲消長之幾不過迷悟兩字然非努力聚氣決死一戰則必不能悟或不知所戰或戰而不力則往往終其身而不悟故佛家有認賊作子與葛藤絆路之說而兵家亦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滅又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此佛家之可通於吾儒而治戎之道可用以治心者也儒者以交戰爲子夏之病而不能戰是所以爲子夏也雖顏子亦有戰矣曰不遠復夫不戰何以有復也雖天地亦有戰矣曰龍戰於埜其血玄黃夫陰既疑於陽矣陽安得晏然而無戰乎惟戰而不勝故血而至於玄黃戰而勝則血可以不

玹而陽可以亨也是能戰之效也今兄知所以戰戰又能力矣僕自入官得請見於當世士大夫葢三年而後見兄一見則駭然異之而兄亦過以僕爲知已夫兄雄俊之文博辯之才邁往之氣無一人不知之而獨謂僕爲知已者豈僕之知兄止於世人之所知而已也抑亦有不止於世人所知而已也僕之於兄不爲不深知已然竊有少怪於兄以爲世間種種嗜好凡人之所可玩可喜者多足以掛兄之胸臆而動其挹慕不捨之意此其中於心也微而不知其植根也膠而難解苟一不解則微者或橫潰而著矣根者

或引蔓而枝矣。就使能戒而不潰不蔓。則其爲力甚勞。而爲功亦寡。譬如聚千百不逞於深叢巨莽之間接。而不發。而時出其一二騎以鈔於路。幸不爲大憂然。而授首獻俘之期。恐終不可冀也。而況其猖獗之不可料歟。雖然、兄何如人也。豈敢謂其有溺於此歟。或者當時年少而氣銳。以爲雖小有所嗜好。而固無損於吾之大者。抑亦知其嗜好之不可不欲快於一鬭而以積漸消去之歟。且夫以嗜好爲無損者無乃不知所戰之過歟。以爲積漸消去者無乃戰而不力之過歟。夫嗜好之中人也。亦必有因。必非以爲漫然

無所用也必以爲人之資於天地間者一物不可少也孟子之書所以提挈此心者至著矣而尤著於生我所欲一篇蓋其不悟也則自宮室妻子之奉至於種種若無一焉可少者其悟也則雖簞食豆羹之切於死生若無一焉不可少者藉令有人焉始不悟而今也悟則自今日無一物不可少者而追視向時所爲無一物可少者未始不啞然自笑也傭工道丐之人徼幸得十數錢則買殽市酒一醉大叫自以天下之樂莫踰於已而千金之子苦身仡仡以程錙銖日夜若不足藉令此二人易地而觀焉亦未始不啞然

自笑也。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也。其住於世也。能泣能笑。能挈能擎。能徙能倚。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有以住於世也。則又有修有短。而卒無不腐爲塟土。化爲瓦鑠而後巳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以其終不得自有。則當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據而私之以爲眞有矣。而况於種種嗜好。其不如七尺之軀之不可少者。又不啻千百倍歟。古之聖賢。所以超形氣而獨存。至於同死生。齊得喪。漠然無一動乎其心者。非誕也。既悟則自知之耳。如此乃可以語知性知天。乃可以語謹獨誠

意之學。而其初必始於力戰。未有不力戰而能如此者也。約之嗜好。更不少於兄。而僕相聚時數以爲言。然於兄獨罕及者。約之性柔。須待有人夾持。而兄剛果雄毅。氣魄甚大。始雖暫牽。其必一朝躍然自脫於此無疑也。顧所不知者。早與不早耳。今兄果然知所以戰。戰而又力以自脫於此。不出吾素所料者。如是而又早。則吾之所不能知。而深爲兄喜者也。僕不肖聰明百不逮於兄。雖僅守繩墨。常恐失之。兄謂我戰勝而肥。今臞然故吾也。此足以知戰之不勝之效矣。雖然、敢不勉耶。幸兄常不鄙而敎之。僕於文字素非

所長○然以猥嘗受教於兄○且幽居少事○欲以灌園餘
力時一爲之○又以爲旣窶散無所用世○幸未即老死○
二三年之後○或爲天所牖○使少有知識○尚當托之於
文字○雖不敢望於行遠○庶幾達鄙陋之意焉○是以不
能息心於此○然往時朝夕於兄○尚不能竊其緒論○今
去兄旣遠○誰爲開之○固知終必罷廢矣○今往近作數
篇○冗散無可採○至如贈彭通判與李郎中墓文○亦稍
見已志○故敢請教耳○僕今年寓居陽羨○挈妻子以行○
有一二童子○相與講章句○自以此身不量而爲人師○
雖不責我以道○而所講者章句○然至於收拾放心○正

容謹節以率之者亦不敢不力自謂於此頗有分寸之益因是知吾兄以道爲人師而所教者又非一二童子乃齊魯五六郡豪傑之士則其所以率之者宜何如而其爲益又何如也然僕所謂一二童子者自章句外亦以內外輕重義利可否時時與之一談則或如鑽礦而不入僕教不過一二童子而又日夕與之處然猶如此兄雖善於作人然以一人督率五六郡之士而又不能日夕與之處則其頹然而無得於兄者固亦有之歟僕竊爲兄慮也夫爲此五六郡得一良師孰與爲此五六郡得百十良師故爲提學者

山閣刪去五十五字又字無根

莫急於風勵學官今學官自卑其身無耻而嗜利甚矣誠欲有以風勵之又恐非一僉事之力與三年之間所得爲也奈何家父又言兄有薦僕之書於京師貴人此兄之愛我甚而忘其醜也雖然僕之與兄以善交聞於人久矣兄之薦我何異於僕之自薦乎僕年來自計已熟大抵人用之不敢以隱人不用必不敢以求亦必不敢以悔終吾身而已矣然兄素已知我矣何待僕自言也在兄過常不及一會殊爲悒快并以相白

夏鍾日絕大議論絕大識見此種文惟陸象山陳同甫能爲之他人不能也

答俞教諭

得所示書、知執事望我甚厚、教我甚至、感激感激、益學病於博襍○而量病於不廣○此鄙人膏盲之証○過承發藥○敢不盡飲○然僕之此心○亦不敢不悉於執事也○夫士之於世○苟無志於爲善則已○果有志於善○則世之人○未嘗不欲其入於善○已之善○未嘗不欲與人共爲之○所謂衆生病卽是巳病○此萬物一體之心○必不能自已者也○僕於甲科人才○固未嘗專有眷眷搜羅之心○其於巖穴之士之賢者○亦何嘗敢忘相與切磋之心哉○其於卑鄙齷齪○越禮放法者○固未嘗敢有雷

同隨俗之心。而其間尚可告語轉移者。亦豈敢遂無憫惜愛護之心。而遽疾之如讐者哉。甲科之與巖穴。本無揀擇。而感應則隨其所遇。峻拒之與憫惜。本無作好惡。而曲成則因乎物情。此天則不容人加減者也。夫業無定習。而心有轉移。苟眞有萬物一體之心。則雖從事於舉業以進身。未嘗不爲義塗也。若使有獨爲君子之心。則雖從事於飭躬勵行以退處。未嘗不爲利塗也。經義。策試之陋。稍有志者。莫不深病之矣。雖然。春誦。夏弦。秋禮。冬書。固古之舉業也。固未嘗去誦與書也。苟無爲己之心。則弦誦禮書。亦秖爲千

祿之具苟眞有爲已之心則經義策試亦自可正學以言昔人妨功奪志之辨此定論也至於以舉業爲敎則稍有志者亦知深病其陋矣呂伯恭以舉業敎浙中而朱子以書規之伯恭答書以爲若不開此一路則法堂前草深一丈僕嘗誦而竊嘆以爲此極是前輩苦心非特後之人未能知雖當時同志者亦未能盡知也僕年來則已決意絕去舉業之敎矣而猶瑣瑣爲執事言者蓋亦自知今之不敎舉業未爲脫灑而向之敎舉業未爲粘帶也今之不敎舉業未必足以閑人之利塗而向之敎舉業未必不引人一二

於義塗也至於道德性命技藝之辨古人雖以六德
六藝分言然德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卽謂之藝藝
非麤跡其精義致用處卽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
於六藝之間非特以實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耳
蓋卽此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沉潛
縝密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灑掃應對精
義入神只是一理藝之精處卽是心精藝之麤處卽
是心粗非二致也但古人於藝以爲聚精會神極深
研幾之實而今人於藝則以爲溺心玩物爭能好勝
之具此則古與今之不同而非所以爲藝與德之辨

也執事所舉堯舜夫堯舜之所未聞與若罔聞云云者此道也羲和之厤象夷夔之禮樂皐之刑名至於垂工和矢伯益鳥獸孰非道哉然諸子爲之而堯舜若罔聞云云者葢君逸臣勞道則然耳若謂堯舜以道自處而以藝士諉之人何其自待者厚而待人者薄也皐以刑名自處而乃爲其君陳廸德之謨夔以擊石拊石自處而乃教冑子以簡廉直溫之德性則是以藝士自處而以德望之人又何其自責之薄而責人之厚也厤象禮樂藝也修五玉如五器張施五采在璣衡獨非藝哉則堯舜亦屑屑矣孟子曰堯舜

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若在羲和則曆象便爲先務。在夔則擊石拊石便爲先務。又安得以堯舜之所不徧者而遂不急也。執事以好博襍技藝爲僕之病。此則不敢不承。而至於分技藝與德爲兩事。則辨之亦不敢以不明也。葢儒者慕古之論。莫不以爲必絕去舉業。而後可以復古之德行道藝。此則不務變更人心。而務變更法度。將有如王介甫所謂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者矣。儒者務高之論。莫不以爲絕去藝事。而別求之道德性命。此則藝無精義。而道無實用。將有如佛老以道德性命爲上一

截邑聲度數爲下一截者矣是以鄙意不敢不盡於
執事也雖然執事憫時病俗之意則亦深且切矣今
執事固有教人之責矣今之教以舉業縱欲罷之而
勢有不能即使復古之教則六藝固亦不廢執事之
隱居修行僕聞之膠陽諸兄亦久矣僕所願執事之
於諸生即舉業之中而示之以窮經反躬明理着已
之路而黜消其干名好進之心則是舉業中德行道
誼也即古六藝之中而引之於聚精會神極深研幾
之實而黜消其争能務勝之心則是藝事中道德性
命也方且順而導之正不必逆而沮之也大率今之

世舉業技藝種種猶未足爲心病所爲心術大蠹者在於義利之辨不明執事教人欲明義利之辨則必以身率之以身率之則自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必精察之果義歟利歟所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盡義矣尤必精察之果有爲歟無爲歟一毫不自遮蔽一毫不使潛伏精神可透金石感人材動風俗之責固有在矣敢以是少效愛助之意以爲執事報也無由面晤極論臨書馳懷嗣後更望時惠盡言此僕之所汲汲而求也

夏鍾曰首言公善獨善繼言德藝結言義利橫說豎說無不如意眞可發明千古精蘊開示一世愚蒙

與聶雙江司馬

吾丈講學之書、僕於明友閒、竊見一二、而念菴兄多舉吾丈之說、以相教、僕獲聞之、竊以爲幸、乃今辱吾丈盡以相示、是悉所以教諸同志者、而教僕也、爲愛何如、爲幸何如、承教愛之殷、鄙懷有不敢不盡於左右者、僕素迂愚人耳、然不敢不謂有志於學也、自年近四十、則心益苦。蓋嘗參之閉門靜坐之中、參之應接紛擾之中、參來參去、如是者且十年、而茫乎未之有得也。雖其茫乎未之有得、而隱約之間、若或有一罅之見焉、則亦不敢自昧也。蓋嘗驗得此心、天機活

物其寂與感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與之寂與之感只自順此天機而已不障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若使欲根洗盡則機不握而自運所以為感也所以為寂也天機即天命也天命者天之所使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立命在人人只是立此天之所命者而已自涉先生色色信他本來一語最是形容天機好處若欲求寂便不寂矣若有意于感非真感矣聖人固以寂感對言亦有以寂感分言者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關閉不行是寂也是天地萬物之心也則不消幫補一感字而感在其中矣又曰觀其所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感也是天地萬物之心也則不消幇補一寂字而寂在其中矣易明言開關不行而先儒以爲動而見天地之心是以爲寂異於感而幇補一感字也易明言感即天地萬物之心而先儒以爲咸卦六爻皆以有感而多凶是以爲感異於寂而幇補一寂字也是未知聖人對言寂感未始爲完語而各言寂感未始爲剩語也一陽成震何以謂之非動也曰陽氣潛萌于黃鍾之宮其潛萌焉所以爲寂也咸之六爻何以多凶也曰非感之爲害乃害於感焉而凶也故曰未感害也吾丈與念菴又

謂心有定體而辨心無定體之說。僕亦竊謂孔子嘗言心矣。出入無時。莫知其向。此眞心也。非妄心之謂也。出入本無時。欲有其時。則強把捉矣。其向本無知。欲知其向。則強猜度矣。無時。即此心之時。無向。即此心之向。無定體者。即此心之定體也。有定體故曰寂。不動則有定體也。故謂之寂。無定體故曰寂。無時無向。則無定體也。故謂之寂。動則有時有向。有時有向則動也。雖然。僕於吾丈未嘗得面領秘密之旨也。至於念菴所以懇切用工。與其懇切爲人。憫時病俗之深意。則知之矣。知念菴之心。則知吾丈之心矣。今之

學者種種欲障絕未擺脫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悉是欲根而往往託無寂無感無善無惡之說以覆其放逸無所忌憚之私所謂終身役役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亦可哀矣夫此心原無放逸則不必論主寂有放逸則不可不論主寂學者此心原不放逸者能有人哉譬如人元氣原無病則不必論服藥有病則不可不論服藥嘗有人問伊川無病何須服藥伊川云只爲開眼即是病此語道盡學者膏肓處吾丈所舉程門靜坐與未發之前求中之說皆所謂頂門之針而膏肓之藥也雖至上古聖人

成湯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默思道三年孔子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至於三月而不知味所以求之枯寂之中如是其堅苦然者蓋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能純是天機流行故不容不如此着力也然學者用却有寂有感的工夫却是於此中欲識得無寂無感的本心欲復得無寂無感的本心而非以此妨彼之謂也譬如有人患積熱蘊結必假芩連諸冷藥以解其毒而復其元氣非以爲冷氣即元氣亦非以爲冷氣異元氣而不服藥之謂也僕自覺欲障纏縛之深而放逸之久矣方欲入空山枯坐蒲團兀然作一活

死人如是者十餘年庶幾識得本來面目然則僕方且竊執事之教以自淑而其言乃若與執事相悟然者益以爲不如是則不可以得聞於長者而聞其教也

夏鍾門先生云吾於學問德王龍溪此書純是龍溪精髓矣不可不玩

與兩湖書

兄自少才名已滿海內而六家九流之書幾乎無所不誦莊騷太史之文亦無所不摹畫而揲纖之矣即使海內奇才偉士欲傲兄以所不知而亦不能也况如僕者才至駑下向在京師每同平凉趙景仁過兄

論文久之兄慨然曰二子之言是也遂欲盡棄其舊學而更張之然當時猶謂兄之急於獎善而以口語相推云耳已而覩兄之文則果脫然盡變於舊矣夫文人相傾在古則然景仁於兄未知何如也至於僕之讀書則豈能若兄之博而其爲文也亦安能望如兄之古哉然兄不憚降心屈已而從之推兄是心也設使不徒用之於文而用之反躬爲已之間卽古人所謂勇撤皐比一變至道者在兄亦何讓乎僕未始不嘆兄之高明不可及而亦每每惜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僅用之於文也雖然此亦未有人焉以

反躬爲已之說而磬欬於吾兄之側耳設使有人焉以反躬爲已之說而磬欬於吾兄之側如吾二子之論文也又安知兄之不降心而從之而翻然變於其舊之之爲尤速也乎又未始不自罪吾二子者不能爲古人反躬爲已之說以告兄而徒以文士雕蟲篆刻之論投兄之好也兄今之所謂狂者也而豁豁磊磊率情而言率情而貌言也寧觸乎人而不肯違乎心貌也寧野于文而不色乎莊其直以肆則亦古之所謂狂者也是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又有狂以進道之資也兄其能無意乎然兄之意必曰吾平

生好適吾性而已矣○吾不能爲拘儒迂儒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云耳夫古之所謂儒者豈盡律以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而後可謂之爲學也哉○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惡拘束○今人知任恣睢者之爲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爲率易也○人知任佚宕者之爲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爲無拘束也○人之病兒○亦或以其樂率易苦拘束○而僕則以爲惟恐兒之不樂率易○不苦拘束也○如使果樂率易苦拘束也○則必眞求率易與無拘束之

所在矣真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也則舍天機性地將何所求哉使兄不以僕為迂也願繼此而更進其說也僕自少亦頗不忍自埋沒侵尋四十更無長進惟近來山中閒居體驗此心於日用間覺意味比舊來頗深長耳以應酬之故亦時不免於為文每一抽思了了如見古人為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別自有正法眼藏在蓋其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筆墨溪徑之外則惟神解者而後可以語此近時文人說秦說漢說班說馬多是寱語耳莊定山之論文曰得乎心應乎手若輪扁之斲輪不疾不

徐若伯樂之相馬非牡非牝庶足以形容其妙乎覆自以精神短少不欲更弊之於此故不能窮其妙也何時得以吾兄一面談之兄有近作可寄我兄向云家居有暇將來江東今能果此約否念菴兄時相會否弟數年間頗夢寐於江西之行今日侍家君百里之外亦無意矣會念菴兄并煩道鄙懷漢書批抹約四五十傳亦煩盡之并奉返以全信

夏鍾日學問文章非二事敬慎灑落無二條急須理會

寄黃士尚

弟也奉職無狀幸蒙寬恩得歸田里不然則從兄於

遼海之濱亦所願也易之蹇不云乎君子以反身修德夫身何待蹇而後反德何待蹇而後修益寂寥枯淡之中其所助於道心者爲多也自儒者不知反身之義其高者則激昂於文章氣節之域而其下者則遂沉酣濡首於犧罏鼠腐之間如兄之志氣固已塵垢一世而與古之志士爲徒矣不知近來反身之學得之于蹇者何如幸以教我張舜舉言兄自戍遼以來作詩幾四五本兄何以致多如此豈將以是自鳴其習坎心亨之樂耶或者窮愁羈旅無聊之思而姑託以自遣耶抑以寫其江湖之憂而致其去國繾綣

不忘之愛如古離騷之作耶其無亦自擬於鐃歌鼓吹遼東都護之曲而與塞垣橫槊之士同其慷慨而謳吟耶不然則枝葉無用之辭其足以溺心而愓日也久矣兄何取焉日課一詩不如日玩一爻一卦日玩一爻一卦不如默而成之此之謂反身而又奚取於枝葉無用之詞耶弟近來深覺往時意氣用事脚根不實之病方欲洗滌心源從獨知處着工夫待其久而有得則思與鄉里後進有志之士共講明焉一洗其蟻羶鼠腐爭勢競利之陋而還其青天白日不欲不為之初心此鄙人之所不自量而竊有冀焉者

也天子仁聖在宥天下兄豈久於海濱哉弟獨學無朋將籍兄爲助日日望之近來應酬文字每不敢作而年嫂誌文則不敢辭益以昭天子之寬仁而發海外孤臣心事之一二焉非特爲應酬故也嘉幣謹辭果酒則拜賜矣廣寧有賀黃門暨閻先生者忠信高節之士也其風尚在否兄試詢之士人亦可爲旅中蓄德之一助也

夏鍾門從獨知處着工夫還共不欲不爲之初心俱是吃緊下手處與龍溪先生吻合

與項甌東郡守

索居既久益嘆朋友合并之難而知昔日相聚之爲

樂也然又有可感慨者念昔日從兄於杯酒談笑間此時弟甚疎幽不能有所切磋於兄而兄之善言悳行弟亦不能竊之以自淑不過如世間所謂好友者而已求如古人切切偲偲講學輔仁則未也自去官歸家閉門靜坐大抵人窮則反本霜降水涸天根始見於是大悔曩時孟浪痛自磨刮直欲掃去枝葉文飾從根本上着力久之亦漸覺有灑灑處但苦此心出入幾微之際殊廢檢防然亦漸覺有灑灑處此時欲見兄相與印証一番了不可得則向者朝夕相聚反自錯過虛却光陰豈不可惜惟吾兄質實純明古

所謂脚踏實地人也。此不惟吾兄能自信而友朋亦無不以此信兄者。别後想淵然深造非鄙陋之所敢窺測。以舊時所見吾兄。則尚有尌非可以少贊於吾兄者何也。兄得之資禀者持守有餘。而克拓未至。資禀有餘於毅而力量不足於弘。其得處乃是氣質最美。而其不及古人處。乃是學問不能變化氣質也。古人爲學皆是百磨百鍊工夫。如書臯陶論九德寬而能於栗。直而能於温。沉潛能剛。高明能柔。斯則磨鍊已至。氣質變化之効也。夫弟所謂克拓者。亦非如由赤子之心擴而克之之說。蓋赤子之心。本自充擴得去。

本自能大○有一分不能充拓○皆是未盡此心之量耳○中庸曰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德性本自廣大○本自精微○本自高明○本自中庸○人惟爲私欲障隔○所以不能復然○故必須道問學以尊之耳○此千古學問之的也○據吾兒舊日規模○且未免作世間一種寡過之人○其於賢聖作用○尚是有間○學問須先定其基○故孔子不取謹愿之士○而取狂狷○爲有基也○狂者固不待言○至於謹愿之士○與狷者○其不爲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魄小○拘拘謭謭○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

已而謹愿者役於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爲
狷此亦問學不明之過也交游可望者殊少得如吾
兄者尤少如弟踈齒尚不敢自棄以吾兄之純明其
於道翻然易耳願聞兄之所安整理民事皆是吾人
切實工夫而兩郡之治如何并願聞之邇來士風澆
薄而江南重以侈靡浮蕩比之他所尤甚大抵富貴
功利之習糊人心目如處豐蔀之中舉眼皆蔀也蔀
外更不見一物矣是以迷惑顛倒莫知所止非有先
知先覺者孰能出之溷穢而轉之清流乎提學爲先
生觀其論議行事亦不爲無意於此矣詞華本實之

閒。稍有軒輊。便足鼓舞人心。吾兄相會、得從容聚語幸委曲一贊之、

夏蘧曰磨練已至氣質變化整理民事切實工夫篇中無一虛幻之言此爲眞理學

與裘剡溪推官書

昨承示欲賜徐醫扁額、謹因尊命榜成兩字、曰占恒何如、恒者人心之常理。古今凡聖。不減不增。惟其有占。不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別而恒道實未嘗去人也。古聖賢教人。雖一曲藝。未嘗不與心學相通。人能得此常理。設使爲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爲巫則必能極鬼神之情狀。一徹萬融。所謂。因。源。而。得。委。也。

古如農轅重黎之徒以聖賢精微之學而爲醫巫師是也若使爲巫醫者知無恒之不可則必反而求之於心念念在有恒上着工夫則庶幾性命之源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無愧于巫醫盍本欲精其藝而因以達乎其德所謂自委而泝源也如古巫咸醫和之徒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揲蓍布卦乃爲占哉此恒心之存主處則爲居此恒心之應用處則爲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神明失幾微

昧矣○是可謂之恒乎○而又何醫巫之可謂乎○

夏鍾日本欲精其藝因以達乎德無時無處不是占妙妙此書何何俱至理不可忽視

與與槐謝翰林

數辱書問、且教誨拳拳、如兄吾眞能愛我以德者也、感激感激、所諭東城誌文中間附載師友一節、弟方屬稿時、亦知此段議論、多爲世所不喜、而兄書示亦以爲所不喜也、果然果然、僕何敢以一人之獨論、而干什百人之公喙哉、但東城兄平生所尊若人也、而爲之師、所親若人也、而爲之友、意思懇懇、眞是如此、寧使自已蹈世人所不喜、而不忍不爲既死之友、一

一作誧

寫心事此鄙人之意也閉門厭事此是鄙人前身病
病近來力自懲創以庶幾乎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
之意但性旣褊狹又素羸瘠每入空山則不免仍有
喜心每遇人事迎送繁擾䟦踦從事則不免仍有厭
心耳雖然兄眞愛我以德者也敢不圖所以承教林
君與吉吾兄屢屢示及僕亦慕其爲人嘗至松江一
訪之與之有山中同事之約然此兄尤似厭事過我
者又愧僕之薄劣不能致此兄也僕多病之軀年入
四十已更衰落不覺塵心灰盡枯坐素食兀然一老
瞿曇矣非學力使然蓋不得不然也宿負書債亦已

乞休兄向所示諸書、不煩留意矣、兄母笑母笑、兄所示景仁書、將多買田（一作僮）爲徛頓之業其戲耶其誠然耶古來磊落奇崛之士多是歇手不下如范蠡本非俠徒亦非貨殖自以計然之策不盡用於越而發之居積盈縮陰陽予奪之間以寄其馳騁不羈之氣與其弛張不窮之能而已是所謂技癢者耶趙子其亦然耶其戲耶雖然趙子其必能戲也雖然兄謂趙子之疑於俠而僕謂趙子之非俠也其爲技癢者也是吾兩人者亦戲也嘻如此解者宇宙間事孰爲戲耶孰爲非戲耶

夏鍾日放言矣却是至理

與羅念菴修撰

自與兄別後數年間齒髮日衰念來日之苦短而問學之無成邇來省身自克性命一念儘切於往時居閒靜坐即常如見兄面目常見兄面目即常如寄書於兄也至如夢寐間亦往往見兄僕方許蹤跡與兄太密而兄乃以我爲疎乎一笑所示夏游記中間辨析精切深有憂於近世鹵莽之學力與破除可謂有益世教不小然以此驗兄近來所得則尚有論在蓋猶未免落於文義意見之間而自已眞精神不盡見

有灑然透露處豈兄對世人說法故然耶兄自謂此物未得到手此是真實不誑語弟近來用力益見此物到手之難不且死心塌地拋棄萬緣下十餘年死功則不可妄想古人不言思道三年終日終夜不食不寢此真公案也後世儒者只是說話度日而已況在近世乎近偶會一二方外人見其用心甚專用工最苦慨然有嘆於吾道之衰蓋禪家必欲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必欲成仙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兩者皆假不得惟聖賢與人同而與人異故為其道者皆可假託混帳自誤誤人竊意當時聖賢用心

專而用功苦者豈獨百倍方外人之修鍊而已必有啞子吃苦瓜與你說不得者而世人乃欲安坐而得之以其世間功名富貴之習心而高談性命之學不亦遠乎寥寥宇宙所望于兄者不淺弟亦不敢自棄於吾兄教誨之外但與吾兄不得合并最是苦事以僕愚見非特僕之鹵莽朝夕不可離兄雖以兄之高明純粹亦不能離我若得天假之緣同處數年不假言說日夕以眞精神相感發如此久之彼此皆可望於有成不然則徒抱此生耿耿而已柰何兄近有秋來九華之約兄之能來與不能來不可知而僕今秋

則不能出門矣、僕自春徂秋、外腎癰瘍出膿、今癰愈矣、因出膿水四五碗、傷却筋髓、足力尚軟、未能起牀也、若病體能復舊、當爲來春相晤之約耳、一晤尚難、况久處乎、可悵可悵、死生一事、已一切任之、無足深掛意者、每聞兄亦時有小恙、不知何恙也、便中示之、年來世事擾擾、憂國一念、未能弭忘、而浚谷以一僉事當古北口之衝、尤爲此友憂之、知兄亦同此懷也、蔡可泉兄使人之便、草草寄此言何能悉、

夏鍾日世間仙佛俱從苦處做來那有快樂的聖賢先生一生學問純向苦中求故其所言如此

與洪方洲郎中

遠游一遍轉覺求友之難每切思平日與兄臭味眞不偶然邇來懷兄較切兄之念我亦然否耶胸中讀書作文擬少覺輕省否若精神尚只在此科臼中盤桓沿洄則是於本來面目未可謂眞有見也近來講學多是游談至於爲己工夫入細處則其說頗長瞻望金陵奮飛未能歲云暮矣何日得與兄一研究之江湖衷曲亦無可披寫處又恨不得對兄一披寫也近來江山之間偶見一二方外勇人漆園枯木寒灰之語不圖眼前得之又見莆田小卓子字書及聞其言議風旨意其必爲磊落奇偉超脫不羈之士而俗

人往往以能言禍福奇之淺淺乎知之矣學士大夫間所謂人才者兄大略聞之矣而所謂磊落超脫者往往多出於黃冠草服之間豈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耶一笑

夏鍾曰禮失而求之野妙有感慨

答李中谿御史

兄之使闕也一年矣辱以書下問者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辦此耳既又自惟以為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輾轉

一作通判縣丞後同

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僴而塞下問之勸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戇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閱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佐貳教職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

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下可以卧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毋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毋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

多與少又毋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落臯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落臯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佐貳教職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佐貳教職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強與爲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

善讚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山澤之人耳其姓名且不知也大官賢乎不賢乎小官賢乎不賢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籍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亦非欲兄

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為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譽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彰，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最賢最不賢者少也。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為莫如精舉而慎劾，兄意何如、

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夏鍾曰議論體段唐陸敬輿宋司馬溫公一流

與周約菴中丞論項守

數辱惠書教督以所不及深感知愛無量僕自去歲移家至陽羨與埶利益疎濶此昔人所謂懶與病相成雖僅守固陋不敢墜失至於讀書窮理冀有新得則甚不能也其何以仰副明公敎督之勤耶知媿知愧茲啓僕友人有項喬者其人溫雅純實雖自處若謙退而其志常欲爲古人雖其貌樸野而其中實耿耿然雖多臥病若不任事而蹇蹇奉職不肯一日尸

乎其官○僕於交游中知之最深○而資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又自羅翁當國○爲縉紳所輻輳○而永嘉之人○根株附麗○攫美官○鼓聲勢者○尤衆○喬與羅翁○又有葭莩之親○乃獨泊然自守○不亂於羣○甘心隱約不覬非望○然此士人居身之常○不足以稱喬○而喬之不苟○大率可見也○此不惟如僕輩與之素交游者能知喬○而士大夫亦多知喬者○夫以僕素辱明公之知○則固可以薦人○而不爲借○以僕知喬之深○則固可以薦之明公而不爲黨○自喬在屬下二三年間○僕不敢以一字稱喬於左右者○豈復過避嫌疑○使喬之名譽○不通於

上而歸明友之過於僕耶竊以爲明公精鑑近世希有又素以汲引人材爲心而喬之爲人必能在處有所樹立則明公自將知喬而喬自足以受知於明公又何藉乎僕爲人媒也昨得邸報見明公薦三郡守獨不薦及喬則始撫然異之既而思之何僕所料之不中耶豈喬之失其故步耶或喬之廉靖宜於郎署而不宜於郡守耶抑僕秪見喬前日之善而明公秪見喬今日之未善耶不然則或有間之者耶不然則以明公精鑑照物無遁而喬也日夕在左右而獨不得借餘光焉豈其命耶夫人情翻覆不常旬日異態

固有懸情爲善而後或敗露者矣亦有始雖強於爲善而後不免改節者矣僕又何敢以四五年前所見過信故人耶雖然喬悃愊可信人也以喬之素能蹇蹇奉職則其爲郡守不肯闒茸或可知也以喬之素不肯奔競則其在郡不肯自汚或可知也又未敢以過疑故人也雖然僕所取信者明公之鑒也明公之黜喬而不舉必有說也則是喬果可信者少而可疑者多耶果飾於前而壞於後也不然何爲其見黜於明公也耶明公非不憐材則是喬果敗露與改節也僕之心不能解也使喬之賢而偶未見知於明公則

僕固不敢默矣使喬果不賢以自取戾焉亦宜一請教於明公而與之絕可也是以不量狂妄而有是說焉伏惟亮而恕之幸甚

夏鍾日信而復疑疑而又信總是信之之至可謂善于立言者得韓柳之深

與徐少初縣尹

某罪隸之餘禮不宜復齒於縉紳交際之間是以每遠引而去之竊以爲姓名不通於諸公久矣茲又辱巡倉巡江二公之賜令人愧懷蓋不自勝欲作書辭謝又難于爲說是以敢有所請教於執事也夫諸公之賜其名則幣帛果酒也而叩其實則白金也欲以

辭幣帛果酒爲說○則悖于其實○欲以辭銀爲說○則悖于其名○是以措詞之難也○古者禮存乎幣帛之先○後世以幣帛爲禮○此其實則旣亡矣○而其名尚存也○若夫市道之交○則錢貨而已矣○雖然○如公古道君子也○如諸公古道君子也○豈不欲行古之道○而以市道歟○豈以爲若某輩人者○其好潔操行之心○不能勝其嗜利無耻之心○故幣帛虛名也○金錢實利也○而特以此厚之歟○不○然○其○特○以○此○愧○之○歟○頑鄙之人可以省矣○是諸公之所以廉頑也○某罪隸也○賜之幣帛不敢當○賜之金錢不敢當○豈其能自處以廉乎○蓋○古○之○所○謂○

不○敢○也○然而爲嘵嘵者○竊懼名實之亂也○公古道君子○必且有以教我矣○其山野鄙人、于當道諸公、辱顧不敢答○辱賜不敢拜○非以爲簡也○禮○不○敢○也○答與拜、旣不敢○不答不拜○又鄙心所甚不自安也○向曾奉瀆、乞命吏人于鄉官揭帖中、除去賤名、以安編氓之分、豈未蒙亮察耶、恃在知愛、乞如前所瀆、則上官可以不知鄙人姓名○而交際之間○可以泯然無跡矣○附瀆

夏鍾日先輩廉潔之風謙恭之度隱隱隱溢于紙上可以爲法

○與李龍岡邑令

歲凶民莩賢侯爲之心惻、而百方圖之者深矣、輕齋

一說向已面白茲復具之於書以爲可以佐百姓之急而裨萬一於賢侯百方之圖則不敢以出位爲嫌也竊惟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外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內之數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兌運又必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齎之法蓋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而民有二三石之輸若是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銀一石猶一石也於故額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昔

之輸二三石者也於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爲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脚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一縣言之歲該儹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此其入於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脚平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抄折色銀九千一百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五毫二絲此其費於民之美數也若以銀而權米石以直五錢

爲率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爲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齎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二萬七千二百兩有奇而足縱使加折至於六錢七錢計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之中而今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二萬餘之羨以自潤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錢以下則其所私之羨固當倍之且蓰矣倍之爲四萬則

是十萬人凶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費一錢而爲凶年十萬人續一月之命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爲乎且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固嘗定有輕齎四十萬石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矣蓋其歲之凶與否與水旱所在之地不可知而所謂輕齎歲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將安用之況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爲之操縱今國家所以遠輸於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一石者正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直自七錢而減至

四錢而江南米直自七錢而增至九錢其為貴錢特
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石致一石而又不當一石
之用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用銀以給京軍之當給
米者江南無遠輸之費京軍無賤糶之困此正今日
之便宜耳然則非惟無損於國益深有利於國而得
乎操縱緩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為之國
家發內帑以賑災者往往有之矣又況無損於國而
有利於民而又況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
疑而必可行者也為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
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為乎嘉靖十數年間江南屢告

災國家亦屢嘗以輕齎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籍可覆案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蕪松等處災傷、巡撫侯都御史等奏、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兌運四百萬石、內准折銀糧一百五十萬石、兌運米每石折銀七錢、改兌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准十萬石於臨德二倉支運、每石止徵腳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上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歲不有災傷。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者常例也。又伏讀嘉靖九年、詔書兌運米以十分為率量准五分、

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兌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傷而折兌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蓋有因災傷而行支運以大寬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兌以廣例外之恩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嗇於例外之恩者也此祖宗之良法美政聖天子之深恩厚澤於豐時足國之中而寓救災恤患之至意雖旱乾水溢而民免爲溝中瘠者誠戴聖澤之厚於無窮也

夏鎮日無損於國有利於民而又國與民並受其利纔纔乎言之然則爲民父母者安忍而不爲乎

與茅鹿門一

來書論文一段甚善○雖然秦中劒閣金陵吳會之論○
僕猶有疑於吾兄之尚以眉髮相山川○而未以精神
相山川也○若以眉髮相○則謂劒閣之不如秦中○而金
陵吳會之不如劒閣可也○若以精神相○則宇宙間靈
秀清淑環傑之氣○固有秦中所不能盡○而發之劒閣○
劒閣所不能盡○而發之金陵吳會○金陵吳會○亦不能
盡○而發之遐陋僻絕之鄉○至於舉天下之形勝○亦不
能盡○而卒歸之於造化者有之矣○故曰○有肉眼○有法
眼○有道眼○語山川者○於秦中劒閣金陵吳會○苟未嘗
探奇窮險○一一歷過○而得其透迤曲折之詳○則猶未

有得於肉眼也而況於法眼道眼者乎願兄且試從金陵吳會一一而涉歷之當有無限好處無限好處耳雖然懼兄且以我吳人而吳語也

夏鍾曰以眉髮相山川未以精神相山川此句大奇大妙

二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

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撚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烟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爲文

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眞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卽如以詩爲諭陶彭澤未甞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秪見其綑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

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為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庄農作大賈之飾極

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吾稿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求工於文者耶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嘗自知我

矣。一笑、鹿門東歸後、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閒、病體稍蘇、一切塗抹、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却毛穎、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爲徒、未艾也、異日吾儕得而觀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并附一笑、

夏鍾日兀然作一不識字人此願何容易酬先生下數十年苦功政爲此也

答姪孫一麐

一段問衛州吁弒其君完、倉卒未能悉吾意、當時簒
弒之人。必有自見已之爲是而見君父之甚不是處。
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弒君弒父之
禍起者。春秋特與辨別題目。正其爲弒。如州吁弒完
一句即曲直便自了然。曲直了然。即是非便自分曉。
亂臣賊子其初爲氣所使。昧了是非。迷了本來君父
秉彝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有人一與指點是非。
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手脚都輭便自動
憚不得。葢其眞心如此。所謂懼也。懼與不懼之間。是
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反復如翻掌。大易之

所謂辨而春秋之所以震無咎也如善醫者下針中其竅穴則麻痺之人即時便知痛癢春秋一言中却亂臣賊子痛癢處即亂臣賊子便自回心是以能懼然知痛癢者乃其血氣之固然知懼者乃其人心之固然也善醫者特與遇之春秋特與提醒之而已舊說據春秋所書而言懼吾亦據春秋所書而言懼此無異者但舊說以爲亂臣賊子懼于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是有所爲而非眞心且其所懼能及于好名之人而不及于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爲春秋書其名脇持恐動人而使之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

之作用而非所以語于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且如其說其弊將使亂臣賊子彌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跡爲害不小此其說起自漢儒宜不待智者而知其謬然千年無有覺其謬者亦無有致疑者何也其悉更待而論善說春秋者無如孟子亂臣賊子懼與春秋天子之事此數何眞得聖人微旨其春秋天子之事一句儒者亦說不通久矣一麐可深思之而會言之春秋一部書無一句不爲亂臣賊子而作非特書弒君三十六條也

夏鍾曰羽翼經傳之文可作鈇板注疏

答徽州汪子問繼祖母之喪

逵道走使詢及繼祖母喪服深知謹禮之意然此在禮經甚分曉本非有疑似相聚訟也只爲不解承重兩字而惑於俗人相沿代父爲服之說是以其論紛紛而難通耳承重者禮之所謂受重也如何謂之重謂祭統也古者立主謂之重宗廟謂之重禮曰爲人後者三年解之者曰爲人後者受重於人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也禮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解之者曰爲祖後者受重於祖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也爲人後者以旁支後其大宗爲祖後者以嫡孫後其祖

雖其本末疏戚不同而其所以必爲之三年者則皆以爲後之故爲後者受重之謂也不獨如是而已禮經固有爲曾祖後云者爲高祖後云者爲曾祖後者謂若父與祖或以疾廢與先曾祖而死者也爲高祖後者謂若父與祖與曾祖或以疾廢與先高祖而死者也爲曾祖後則爲曾祖斬爲高祖後則爲高祖斬若以代父爲說則是父之所齊期者吾代爲之斬父之所齊五月者吾代爲之斬此其本末倒置甚矣又何以爲代乎且爲曾祖斬則謂之代祖也可爲高祖斬則謂之代曾祖也可代父之說又何施乎此其鄙

野外駁絕不可準於經典。然世耆儒老生亦往往以此爲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經十七篇中無此說。雖漢宋諸儒生論禮者數千家亦絕無此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爲祖後者服斬。不言爲祖後者服祖之妻何服。非略之也。葢發見於爲人後者章中矣。曰爲人後者爲所後之妻若子。以旁支後其族人。猶服其所後之妻若子。況以嫡孫後其祖。而不以若子之服服其祖之妻者乎。由此言之。爲其祖加服云者。自爲受重也。非謂父也。爲其祖父加服云者。自爲祖也。亦非爲父也。此祖母也。禮曰。繼母如母。則繼祖

母如祖母也為祖而服其繼祖母豈繫乎父之及見與不及見乎為祖而服其繼祖母豈論其有出無出乎且謂之繼則是不論其有出與無出而為之服者固非其所出矣繼母之服不問其有出無出而隆殺之也何獨疑於祖母焉夫有出而加服無出而降服此古所以制媵妾之等然非所以施之於嫡也禮已之妻嫡子之妻不敢以無出降而況於祖母乎以吾友有好古謹禮之意不敢不悉所聞更與知禮者討之禮後喪有前喪中其服後喪但據後喪始日為斷不據前喪滿日為斷也假而前喪小祥遇後喪則兩

喪共服之四年并以白

夏鍾日不特考証明晰
兼能深知服制之義者

與人論祀鄉賢

鄉賢之祀關閭巷萬口公論關國家彰癉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曾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牢於三桓而不當太牢於一棲棲伐樹削跡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弗何叔紇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足以誅之稱足以

謚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謀而能爲人謀乎幸亮之　鄉賢一說大率出於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耻生員餔啜之計相共成之絕無足爲重輕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雜所祀非類耻其父與之同列欲奉其主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生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爲伍死而魂氣有知何獨不然乎旣作答學中書因漫記其說於後

夏鍾日極痛快之論令人解頤

答華補菴

鄙人不敢刻文、心事具見於所與王南江書、及與令壻安子介言之已詳、執事諒我此心久矣、而益泉大尹忽爲此迂濶之舉、昨有書道心事於益泉、如石沉水、竟不見答、鄙人罪謫之餘也、傳曰、身隱矣、焉用文之、罪謫之人、自合閉門杜口、豈宜以文章自名、又豈宜大書刻木、以標榜於世、且所謂罪謫之人者、其於當世、尤最得罪於勢要有力之輩、而益泉爲之刊刻文字、是昭其與罪人比、而與勢要有力之輩異其好惡也、豈惟非僕之福、其爲貽累益泉亦甚矣、平生本

不能爲文此心自知而一二相知偶以爲可虛聲所集衆謗遂歸誠以文者豪士之所兢而名者造物之最忌譬如支離侏儒之人本無拳勇不能格鬭偶爾嬉戲刎首搖目舞腕曳脚而里人不解事者見其槃旋之影從而怳之怳而奬之以爲有拳法而道之於人至使當世拳師打手疑其鬭已叢起而譁之不知彼固支離侏儒人耳且彼固自知支離侏儒人也何嘗自謂有拳法其亦何心與人鬭勝負哉奬者逐影疑者附聲世俗可笑大率然也僕之得名與得謗何以異此雖其疇昔知厚之人猶或不免睽目相猜怒

僕自度本無可致猜怒於其人者。祇以不會鬭弄筆舌。及不合盜虛名之故耳。邇來深自悔其少時篆刻之技。經年束書閣筆。絕口不敢道文字。以自附於村野。不識字人而後爲快。如侏儒矯前日嬉戲惹事之過。手腕亦不一出袖口。自謂庶幾免矣。柳子厚云豈可使呶呶者復入吾耳。而盋泉乃方爲之刊刻行世。以豎拳法之赤幟。而滋拳師打手之疑謗。旣與僕私心相戾。其於盋泉亦何益焉。僕之私心尤有所不可者。平生所與交游書札。率如戶外二屨。密相規告之言。今乃大書刻木。以翹人之過。而彰己之訐直。豈惟

心所不安其何以覥然與友人相覷乎雖友人素多善類不以受盡言爲諱然在僕則不可也內量之已外量之人量之人者此書蓋之量之已者與南江書及前與益泉書備矣量已量人無一而可因知益固之必相諒也

夏鍾曰痛快極矣滑稽極矣藴玉局之筆李禿翁之舌

答蔡可泉

別久不勝懷念每于士大夫往來聞得聞兄政聲善譽爲慰僕自正月目病今尚在牀也二月三月之間頻于死者三四已分與世長別今漸有生意然精神

則益耗矣、益外胥癰瘍、痛楚不堪之故也、來書所示
刻文一節、正以此事為錫尹卜君所苦、極費口舌、近
忽得遵巖兄書、又道及紀山刻文之說、方輾轉無可
奈何、欲託洪方洲百方止之、而來使適至、是造物者
亮我之衷而賜之便也、知我莫如兄、豈待多言、固知
此事之必廢罷矣、僕不才、豈敢以文字市聲名於世
者哉。山澤迂僻之性。每閒靜中。得一適意形骸之外。
則覺此身亦是贅疣。而虛名果是羶氣。不能早自晦
匿。使野人姓名。尚有聞于世間。以為此身之累。不及
古之纖簾籧篨之流。使人不得知其姓名者。每自笑

前生業障之厚也其又敢以文字市聲名于世也哉即使欲以文字市聲名于世亦其文之最工者而後可自古文人雖其立脚淺淺然各自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開口道得幾句千古說不出的說話是以能與世長久惟其精神亦盡于言語文字之間而不暇乎其他是以謂之文人僕不能爲文而能知文每觀古人之文退而自觀鄙文未嘗不啞然笑也半生簸弄筆舌只是幾句老婆舌頭語不知前人說了幾徧有何新得可以闡理道而裨世教者哉此皆肝膈之論非苟爲謙讓以欺兄者愛我如兄如曹君雖欲使

吾文不朽吾文其能不朽乎否也兄試觀世間糊牕櫺塞瓶甕塵灰朽腐滿牆塗閒何處不是近時人文集有誰閒眼睛與之披閱若此者可謂之不朽否耶本無精光遂爾銷歇理固宜然設使其人早知分量將幾塊木板留却柴燒了豈不省事可笑可笑兄書中有發明性眞開示來學之說僕又非其人也且所以發性眞而示來學固絕不在言語文字間行已多缺而強飾之于言語文字此性眞所以益鑿而先輩之所以誤後學而眛其目者也僕自三十時讀程氏書有云自古學文鮮有能至于道者心一局于此又

安能與天地同共大也則已愕然有省欲自剖而未能年近四十覺身心之鹵莽而精力之日短則慨然自悔捐書燒筆而靜坐中求之稍稍見古人塗轍可循處庶幾補過桑榆不盡枉過此生居常每自笑不能敝却精力以求文之工然竊幸其文之不工而稍蓄餘力亦尚可以他爲也是以語及文字輒茫如隔世事或不得已應酬一二篇亦信意打抹眞所謂老頭巾矣以少年欲求工于文而文猶未工況于今日意興若此則宜益淺陋無怪也不識曹君何取乎今曹君已去此事行止皆在兄手相知如兄而復不能

信我此心必欲爲此業障以增牆壁間之一塵而後
爲了事則與兄二十年之交便可告絕矣寫錄多訛
誠如兄言嘗欲稍改差字留一正本藏之于家又自
以爲本無足關係于世訛不訛不論也且捐書燒筆
亦已多年旣無正本又無新稿誠無可以應兄命者
柰何至如遵巖之文則必不可以僕爲比遵巖以絕
世之資又用力專而且深故其文雄渾雅奥自北宋
而後數百年間特然傑出以名其家所謂能不朽者
也惟单刻此集足爲文章家指南而一洗近世文妖
之弊正不必以吾疎庸之文溷之也尊翁老先生表

文原有今春之約平生不敢與人不信而況敢不信于吾兄乎但自正月到今圖死不暇是以未能執筆倘病體復得爲完人必于今年寄奉也

夏鍾曰絕妙議論絕妙見解文亦極類柳柳州

與安子介書

謹具布被一端奉爲令愛送嫁之需布被誠至質且陋矣然以之而厠于刺繡結繪綾綺綃金綴翠玄朱錯陳之間則如葦籥土鼓而與朱絃玉磬金鐘大鏞相答響乃更足以成文又如貴介公子張筵邀客珠履貂冠狐裘豹褎聯翩雜座既美且都而有一山澤

被褐老人。逍遙曳杖其間。乃更足以粧點風景。而不失其爲質且陋也。且夫桓少君之事。兄之所以養成閨行而出乎習俗之外者。豈足多讓古人哉。素辱知愛、敢以家之所常用者爲獻。而侑之以辭。不然亦願兄受之。而以畀之媵僕之用可也。

夏鐘日使人難受

與白伯倫主事

曩與先公獲承聯佩之交。遂蒙解帶之惠。顧向也忝趨朝於弱冠。人已訝其垂帶悸兮。今也甘丘壑於衰年。吾誠自知不稱其帶。對塵匣而嘆。仰思故人。不衣

冠而處。俯慙身世。若以自珍。則秖爲韞匵而藏。若以相奉。則可謂不失舊物。且吾子春卿濟美。已是世官。而君家通天滿篋。豈無遺帶。雖然受之於白氏之春卿而還之於白氏之春卿。則是良弓之楚失而楚得也。以此旣贈人之帶而儷彼所傳家之帶。則是靈劒之雙離而雙合也。況吾與子以通家之久契辱道誼之新知。則是帶也非特表屢世往還之情。亦以著古人韋弦之義。竊願吾子視所不下兩如見乎父師來以立朝一矢心於忠孝

夏鍾曰古宕絕倫

與萬思節僉事

萬子思節官江西而余適與之偕至廣信贈小甕瓶四枚爲別、萬子職當外巡饒信饒公私甕器所出外巡蒞焉而余乃以此爲贈可謂擔水河頭賣矣雖然古有宰端溪不持一硯者吾將贈硯于端溪宰可也萬子蓋亦其人哉若蒞饒則有甕器蒞湖則有丹砂雖黃蒞廣則有名香珍藥此士大夫以爲家嘗茶飯官箴之所不責而勵志之士之所慎也豈惟官箴之所不責世之高明持達者聞此等言語亦以爲瑣屑而迂濶矣白沙先生曰人須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

要自至麤至微者而充之萬子素不吾迂也故吾言云耳

夏鍾曰亦謹小慎微之意

與萬兩溪吏部

千里逸足混之皂櫪羣伍中雖不待馳騁康莊而精神溢出奡然自別俗眼猶能識之不特孫陽九方也僕甚無似每竊有感於才難之嘆而時物色之學士大夫間類多樸樕拘謭牽陋守常之習而少廓落踸踔可屬重事之氣漢人所謂羽檄輻輳軍書狎至事更有上於此承當幾何人今海上之警未爲大變而

用兵數年。人才大略見矣。僕向游南、粵。獲見兩溪於諸士大夫中。所謂精神溢出。夐然自別。竊自喜俗眼頗能識之。而得慰素所欲物色者。退而質於大洲大洲云。然。是以雖相見之日淺。而相慕之情深。相與之言有盡。而相期之意無窮也。久欲作一書、道此意。以爲屏廢之人。雖遇相知。亦宜閉戶。乃辱來書先施。令人深慰深愧。僕少不自知駑鈍。亦不知世間行路之難。而妄有四方之志。自四十以前、雖屢經廢錮、至於爲國、爲民、一念、每飯、未之敢忘。當世之務、一切不敢廢習。逮年近五十。衰病逼人。精氣耗盡。料此殘軀理

無久生且更事漸深自知迂褊疎僻之性必不可諧於世所謂五十而始知四十九年非也於是遂欲逃之方外以畢餘齒向來習業一切捐盡向來念頭一切掃盡居常兀坐奄奄如墟墓中人每聞人語及世事輒塞耳却走以避咎而已又擊壤老人所謂當年志氣欲横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也形既槁矣心亦灰矣前時偶見執事逸氣及與執事談見執事懇懇悲悲憂時感事之意令人壯心頓覺戚戚相與援弓握槊聊爲歡笑如磊砢老骨久甘伏櫪鞭之不動一旦偶經駿馬之櫪見其鬣鬛蹀躞騰驤汗血自頟雖足

蹍而不禁心癢亦蹴蹄鼓斆仰首一鳴以洩其氣又退歸本櫪頹然如故向來激發惛惛都忘之矣相馬者以爲肉與骨與神三相稱也不得其肉當得其骨不得其骨當得其神若滅若沒言有神也若僕者縱使骨未朽盡而神已銷鑠盡矣此豈可復有所馳驅於世哉執事尚有虞於僕也故敢一盡其愚益駮馬亦偶見老馬之一鳴以爲猶可相與並馳而不知其本櫪頹然鞭不能動之狀也若果欲異日相與馳驅必并誤駿馬事矣故不敢不盡其愚也今世事多故摧輈駭駟有甚於上太行之阪其須千里逸足甚急

而執事之才。又已爲世所知。千金上價。誰能先之。僕倘未即老死。行將見執事任重致遠。過都歷塊。以耀當世。僕且嘖嘖心口相語。以爲向來所期之不謬。亦足快矣。亦足快矣。更願執事於此閒時。深其養。進其學。益廣大受之地。如千里逸足。雖自天生。而飭其銜勒。節其和鑾。閑其輿衛。日慎日習。所以自試。畜力畜德。所以成驥也。願執事益加意焉。異日執事從官道經毘陵。當相邀過山中靜坐一兩日。迂鄙之見。更有所欲請教者。譬如老馬。雖已不能與駿馬並馳而道路。險易山川。迂廻曲折。嘗所諳習。與夫雖無德無力

而畜德畜力之方嘗稍有聞者尚當一二爲執事言之未必不可爲過都歷塊之小助也令姪廷言足稱名駒何萬氏之多才也居喪言不文禮也念執事相知故縷覼言之愧悚愧悚

夏鍾日罕譬一番情景躍如奇氣咄咄逼人

與呂沃洲巡按

別久瞻望甚勞每苦俗套拘人不能一棹於婁江虎丘之間與兄相傾倒也悵悵東南州郡連歲旱災即今苗未盡稿遇雨之吉尚有可望倘更三數日不雨則數十萬生靈未知死所山人亦不免於焦枯是懼

不知天心仁愛竟何如也前年大祲尚賴滄源公與吾兄勤恤民隱不遺餘力而有司務於仰承兩公德意蠲租賑粟是以百姓幸有孑遺焉然莩死疫死亦旣不忍言矣惟今年事勢又異往時何者閭閻積連歲之饑則一歲艱於一歲矣宮廩捐連歲之賑則一歲空於一歲矣葢承兩年大飢之後而又飢焉故據今年分數雖止是一年之飢其實一年併受三年之飢也其爲事勢難易可知況兩公一時代去又若故舊之所恃賴然者夫粟不必其盈於倉而有所可轉錢不必其盈於帑而有所可通此其便宜之權惟撫

按則然亦惟撫按有眞實爲民之心者乃能操其便宜之權以御其變而使不至於窮若夫有司則雖憫雨恤災。盡力周旋。顧其力能行於法守之所及而不能行於法守之所不及。能爲於官民之藏之所有餘。而不能爲於官民之藏之所不足。若使官民盡匱。固亦無如之何。俗所謂好媳婦做不得沒米不飪也。雖然。官民之匱。憂之誠是也。至於憂兩公之將代。則竊自笑以爲過矣。兩公者。一日居乎其位。一日心乎其民者也。去之日。如始至者也。計兩公代期。尚旬月有餘。以旬月盡瘁之精力。而全活東南數十萬溝壑之

命兩公豈憚爲之自古救荒無奇策亦無多說只是措錢米一法耳誠得兩公以旬月盡瘁之精力從事其間隱度於公私之用而均平其斂散之宜至於粟不必於倉而有所可轉錢不必於帑而有所可通諸如此類可專行也速行之不可專行也速請之則前之所憂官民盡匱者亦可以化而爲豐也不難矣曩時所奉救荒條例併東湖撫公奏疏中間區處錢米事頗具當時以麥熟無所用之不知今有可採而行者否有可采而陳請者否或可因兄以達於滄源公採而行之與採而陳請之否聞南都倉粟其美至四

百萬以上可勾十年之支而有餘滄源公去歲所奏平糴一法此軍民公私凶豐兼利之術奈何當事者議論不同遂使滄源公美意不竟然此法終不可罷也不知滄源公再能以此意陳請否繼滄源公撫巡者又能以此意陳請否願兄力贊之近聞之一戶部長官言此法有三利云云其說可謂曲盡縱使諸郡盡荒但得京倉糶粟三數十萬石分散諸郡諸郡每發官帑銀萬兩爲糴本輸之京倉則可得米二萬石平歲人食米一升凶歲則減之是二萬石者二三萬人百日之命也是官帑不過出銀萬兩而續二三萬

人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三數十萬石者五六十萬人百日之命也京倉糴粟三十萬石而得銀十五萬兩是國家不過錢米互換之間實未嘗費斗糧損一錢而賜五六十餘萬人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其爲利害較然可知其議論不同者不過以苟有緩急京儲缺乏爲說耳夫糴三數十萬石之米於四百餘萬石羡餘之中特十餘分之一耳且今江東雖災而江西湖廣頗聞豐熟則京倉歲額本邑之入固將源源而來矣豈預憂十年之後之(一作佐)不足而輟旦夕之所必救哉故願兄之力贊其說而早爲之請也

至於有司所請遠糴一節。益慮異日穀既不登。而遠商又不來。則雖積錢盈篋。坐而待斃矣。故救荒惟是預處錢粟。而變錢爲粟。尤是先事預處之善者也。計吾兄亦已聞而可之矣。雖然。此皆人力之可爲者也。若使皇天果無悔禍之期。雨澤終不可冀。則人力必有所不及。而地方意外之變。亦不可不先圖。願兄更以旬月盡瘁之精力。且徧巡諸郡。開延見吏民。身親其利害。而曲爲之處。且使車一臨。覩數十紙文書督促爲益多矣。兄其圖之。

夏鍾曰先生留心救荒故其言委曲詳盡如此一轉移間全活至數十萬然則當事何憚而不爲耶

與萬思節主事

來書謂趙大洲主測候、吾主布算、此說未之盡也、布算未有不始於測候、測候未有不寄之布算、而可以造曆者、兩者相須、如足與目、但測候之法、元史所載簡仰二儀、今疇人子弟亦稍能用之、而學士大夫亦有曉者、及趙緣督革象書測經度測緯度之法、尤更分曉、吾是以略而不言、且吾前書所引史記曆書中語、太初曆既已測定、而姓與都等不能爲算、自古造曆亦每病布算之難、此一行守敬所以獨擅專長、司馬公是星曆專家、其史記曆書是說自家屋裏說話

細讀其敘作太初曆始末其意可識也雖然使人皆輸班自可以目定方圓而不必規矩使人皆羲和自可隨時測候而不必布算以成曆故布算以成曆者令後可繼也此堯典中亦自了了其暘谷四段則測候也其閏月成歲數語則布算虛盈以造曆也但古文簡約不詳今渾天儀象自漢相傳以爲羲和之遺則測候之器尚在而布算之法獨不傳竊意其法若傳比之一行守敬當更簡易密緻蓋古人心學精微圍範天地與後世術家自別今所傳周髀經託之周公雖眞贋不可知豈亦有羲和布算之遺乎而後世

曉了者亦少矣○

夏鍾日布算成曆不易之論此書亦窺先生一班矣

答王鑑川兵備

伏讀所寄澄江後峰諸君書論及鄙人罪過知公之愛我以德而責我以禮也已而奉所寄鄙人書又知公之愛人無已而不輕於絕人也語云人不幸不聞過僕何幸得此於公哉某迂疎木戇但知分在草莽固守古人不見諸侯及今時不入公門之戒執泥不通遂至得罪於門下若此然於公之高節行誼未嘗不知慕于公之盡心保障未嘗不知戴也此僕之于

公○心非敢相疎也○公提兵出入○居郡之日少矣○其自葬先人後○即屏居荆溪○還郡之日少矣此所以每不相值也○公在鴛垂弔○在先人窀穸既畢之後○公遭喪遠歸○適鄗人荆溪卧病之餘○此又所以不相值也○此僕于公○心非敢相疎○而跡又非相避也○公亦可以相亮矣○知我罪我●惟公裁之●僕年過五十●顛毛種種●一身百病●待盡有期●即且携家遠去○尋一人跡不到之山○結褁此身○世間一切是非毀譽○不惟不敢計○亦不暇計矣○樗材頑石○斤削何施○殊自悼也○殊自笑也○惟公盛年宏才●行當為時樹勳●公位益高○僕入山益深○

衰病益迫。雲泥相隔。負荊無日。故敢一陳鄙懷。異日若天假之緣。得一面晤。出于望外。所欲請教者。未敢悉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跡若相背而道則相成者矣。繆公能容泄柳之閉門。不貶繆公之賢。文侯不責段干之踰垣。益顯文侯之義。兩諸侯不嫌人之慢。已而布衣不自嫌于慢人。此所謂古之道。所以相成也。漢時大將軍尊重。公卿見者皆拜。黯獨揖。或以誚黯。黯曰。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大將軍聞之。益賢黯。人皆謂。黯能重大將軍。大將軍能自重。以相成也。公專制一道。凡屬吏鄉宦。取憐乞寵。奔走伺候。摩肩側足。

于門牆而不得見者旦夕幾何人使如僕一布衣老翁奔走伺候其間譬九牛增一毛豈足加重惟以公之威望無人不趨有一不奔走伺候之老布衣是公之所以爲古人也然則僕之奔走公不足爲敬公重公而固陋自守乃所以敬公重公也公以我爲慢豈惟不亮僕母乃異乎古之道也

夏鍾日惟能以古道自勵故能以古道望人先生之言豈欺我哉

又與陸東湖錦衣都督

三十餘年中第一老翁偶得一淮揚都堂世間便有許多搖撼所幸胸中若有砥柱在搖撼不動所謂可

富可貴可生可殺可貧可賤而不可亂也今日在淮揚爲建牙開府只是這光景明日還常州山中衣木葉茹草根亦只是這光景人謂我豪傑只這個人謂我盜蹠亦只是這個人何有於我哉眞不足以發達者之一笑也獨念蒙恩拔擢縱欲康濟此身亦開口不得若人言必不相容驅逐使去乃是與我一條好路不亦可乎條陳事誠見東南倭患茫然未有了期百姓骨髓漸漸抽盡不無隱憂故言之縷縷所恨辭不能達意惟吾友議之請兵請糧事亦甚緊急不得已知吾友之爲我委曲也鄙事之累吾友費心多矣

道義之愛。至親之情。且以大家了却宇宙一番公事。
故不敢以言爲謝。吾友能亮之。
夏鍾日人自爲貴我賤我毀我譽我而先生所爲
先生者自在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也哉

答喻吳皐中丞

海內相知、未有神交二十餘年、而未能一奉面教如
公者、每于朋友間、得公清臞道貌、寤寐如見之、公之
于僕其亦然乎、惟公華實兼茂、資望並深、當軸注心、
寄以北門鎖鑰、僕亦何言足重輕於公、過承相推見
公謙德之至、而僕甚不敢安也、承示出處二節、深荷
同心相知、但世間眼孔甚小。其卑者則既戀戀以保

惜富貴爲生涯其高者則又以兢兢守護名節爲大事而古人饑溺由已溝中之推由巳此一段學問漫然不復知矣平生此心不敢求信於流俗而敢求信於豪傑縱不敢求信於人而天日炯然在也草衣木食已過一生果哉末難亦何哉公知我最深聊一發其狂愚耳不敢爲他人道也正欲遣人候門下并請教歲例調兵事辱書惠乃先之感謝感謝即專人趨候不盡欲言惟台照

夏鍾日先生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故自道其生平如此

答屠漸山論德

自聞兄有疾、時以為懷、夏間富生于德來學、每因富生問起居、則知既已勿藥矣、甚慰甚慰、浮居家稱缺○陷世界○故物忌於盈○吾兄之才○與其所享○可謂完矣○乘除消息○天行則然○吾兄之疾○豈造物者將以是少損虧焉○而大受於其後也乎○兄平生意氣甚高、聰明甚慧、夫高者不可柔而雌也○慧者不可藏而晦也○兄罹此疾○疢則寂寥枯淡之中○靜思默視○種種世界○種種伎功○無可恃不朽者○必將於幻身之外○別求所謂本來面目者而從事焉○則兄之學將日以精○而其所得於病者不既多乎○此僕始為兄憂而竟為兄賀也○

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兄勿以為禍論如何弟年來奔走荊溪今歲始買小庄去縣十四五里妻子始有定居衣食稍能自給一身幸為天地間一閒人矣藥餌之暇亦欲講習故業冀少有得焉以畢病志而海內知交皆散在四方昔人取多聞而恨於獨學之難每以為嘆而知交如兄者則尤往來於懷也向嘗託南江道此意而兄不能來僕又不能往奈何今蹉跎又經歲矣後復如何使來承委令兄祠堂文字緣僕素病羸自鄉居以來欲節省言語文字以完心氣故凡親知之託一切謝免而吾兄數百里相命似不

宜以此爲解然復自念平生未獲請見於九峰先生旣無以測知精神意向所在而欲爲之敘論若深言之則近於諛墓之嫌淺言之則不足以發潛德而違於銘以稱美之義不滿於愛弟孝子之心是懼欲辭去則又重以違長者之命而不敢也又復自念兄之所不遠數百里而託於不文之辭者葢以迂戇之人不能爲諛其言或可以信於後來者耳今以平生未嘗請見而深言淺言兩無所措乃嚅囁而爲之言是無以自信乎其心而又何以信乎其人非兄所以欲相託之意也是以敢直心而辭於將命者且其人之

相知而言之足以信者。則旣有東郭少湖在矣。幸兄亮之冬中南游、必得登兄之堂、傾寫所懷、不盡、

夏鍾日婉而直

不隳作家氣

寄劉南坦

自前年奉教後、每切馳情、去年獲奉手教、再三捧誦、知愛僕之深、望僕之厚、未有如明公者、亟欲過雪上登長者之堂、一抑謝、且請益焉而未果也、僕禀氣素弱、兼以早年馳騁於文詞技藝之域、而所恃以立身者。又不過强自督力於氣節行義之間。其於古人性命之學。蓋殊未之有見也。至如所謂必假蛛絲遊碧

落身如蜩甲化枯枝以耗散其精神於故紙間不知
返者則日夜有之是以未老而病無病亦衰益明公
之所以爲僕慮者眞可謂先得我心矣年近四十疾
疢憂患之餘乃始稍見古人學問宗旨只在性情上
理會而其要不過主靜之一言又參之養生家言所
謂歸根復命云云者亦止如此是以數年來絕學捐
書息游嘿坐精神稍覺有收拾處然宅舍摧塌修補
爲難譬如敗家蕩子早年縱浪於聲色狗馬糜費百
端及至轉頭而囊篋枵然矣此老氏之德所以貴於
早服而重積也奈何雖然程叔子自言吾受氣甚弱

年四十而始強七十而益精明人問之則曰吾以忘生猶欲爲深耻僕誠不敢不以此自勉亦不敢負明公之愛之望也貧子元有寳珠或者只恐不轉頭耳承明公至意敢布衷曲至於凝神聚氣喫緊處長者固有經驗方容積誠面請也文從過常州僕以屛居荒村不及知知時則文從巳往荊溪矣謹令人問候得在容操履杖以從

夏鍾曰以爲初學茶飯可以爲晚學湯藥亦可

與胡靑厓同知

閶門分手後歸坐草堂計日以待兄之來而未得也

兄言虎丘之遊時時返觀滲漏尤甚又云臨事自覺
常常有之卽此數語深見吾兄用工之密至於滲漏
二字則一口道破後學者公共病痛如僕尤宜深省
者也雖然卽此返觀自覺處便是撥轉機關脫凡入
道之路兄更自驗之返觀自覺後常常意思如何能
接續不斷否頻復敦復正在此處辨之耳兄之治孳
孳職事無一點譎官之態人知之兄自知之僕不能
贊也兄所謂返觀自覺處亦兄自知之僕不能贊也
僕之意頗以爲兄於世間伎倆世間好事不免有多
掛胸中處且夫滲漏多正坐兜攬多耳此昔人所以

貴於絕利一原不如是則不足以收斂精神而凝聚此道也弟荅亦沉溺於彼者年來漸自知非欲痛於掃除而習氣纏繞擺脫未能今復爲是言以請於兄所謂病人解脫病也惟兄教之嘉香拜惠常如奉明德之馨不敢不自力洗刷胸中宿穢以承雅意也

夏鍾曰滲漏多正坐兠攬多非深于世事之言乃深于學問之言

PL
2698
T35
1681
v.3-4